

第二十七回

屍魔三戲唐三藏

聖僧恨逐美猴王

却說三藏師徒，次日天明，收拾前進。那鎮元子與行者結爲兄弟，兩人情投意合，決不肯放；又安排管待，一連住了五六日。那長老自服了草還丹，真是脫胎換骨，神爽體健。他取經心重，那裏肯淹留，無已，遂行。

師徒別了上路，早見一座高山。三藏道：『徒弟，前面有山險峻，恐馬不能前，大家須仔細！』行者道：『師父放心，我等自然理會。』好猴王，他在馬前，橫擔着棒，剖開山路，上了高崖，看不盡——

峯巖重疊，澗壑灣環。虎狼成陣走，麋鹿作羣行。無數獐獐鑽簇簇，滿山狐兔聚叢叢。千尺大蟒萬丈長蛇。大蟒噴愁霧，長蛇吐怪風。道旁荆棘牽漫，嶺上松桧秀麗。

薜蘿滿目，芳草連天。影落滄溟北，雲開斗柄南。萬古常含元氣老，千峯巍列日光寒。

那長老馬上心驚，孫大聖佈施手段，舞着鐵棒，哮吼一聲，諛得那狼蟲麋獋，虎豹奔逃。師徒們入此山，正行到嵯峨之處，三藏道：『悟空，我這一日，肚中餓了，你去那裏化些齋吃。』行者陪笑道：『師父好不聰明。這等半山之中，前不巴村，後不着店，有錢也沒買處，教往那裏尋齋？』三藏心中不快，口裏罵道：『你這猴子！想在兩界山，被如來壓在石匣之內，口能言，足不能行，也虧我救你性命。摩頂受戒，做了我的徒弟，怎麼不肯努力，常懷懶惰之心？』行者道：『弟子亦頗慇懃，何常懶惰？』三藏道：『你既慇懃，何不化齋我吃？我肚饑怎行？況此地山嵐瘴氣，怎麼得上雷音？』行者道：『師父休怪，少要言語。我知你尊性高傲，十分違慢了你，便要念那話兒咒，你下馬穩坐，等我尋那裏有人家處化齋去。』

行者將身一縱，跳上雲端裏，手搭涼篷，睜眼觀看，可憐西方路甚是寂寞，更無莊堡人家，正是多逢樹木，少見人煙去處。看多時，只見正南上有一座高山，那山向陽處，有一片鮮紅的

點子行者按下雲頭道：『師父，有吃的了。』那長老問甚東西。行者道：『這裏沒人家化飯，那南山有一片紅的，想必是熟透了的蜜桃，我去摘幾個來你充饑。』三藏喜道：『出家人若有桃子吃，就爲上分了。』行者取了鉢盂，縱起祥光，你看他筋斗幌幌，冷氣颼颼，須臾間，奔南山摘桃不題。

却說常言有云：『山高必有怪，嶺峻却生精。』果然這山上有一個妖精。孫大聖去時，驚動那怪。他在雲端裏，踏着陰風，看見長老坐在地下，就不勝歡喜道：『造化！造化！幾年家人都講東土的唐和尚取「大乘」，他本是金蟬子化身，十世修行的原體，有人吃他一塊肉，長壽長生。真個今日到了。』那妖精上前就要拿他，只見長老左右手下有兩員大將護持，不敢攔身。他說兩員大將是誰？說是八戒，沙僧。八戒，沙僧，雖沒甚麼大本事，然八戒是天蓬元帥，沙僧是捲簾大將，他的威氣尚不會泄，故不敢攔身。

妖精說：『等我且戲他戲，看怎麼說。』好妖精，停下陰風，在那山凹裏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

月貌花容的女兒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左手提着一個青砂磬兒，右手提着一個綠磁瓶兒，從西向東，竟奔唐僧——

聖僧歇馬在山巖，忽見裙釵女近前。翠袖輕搖籠玉笋，湘裙斜拽顯金蓮。汗流粉面花含露，塵拂蛾眉柳帶煙。仔細定睛觀好處，看看行至到身邊。

三藏見了，叫：『八戒，沙僧，悟空纔說這裏曠野無人，你看那裏不走出一個人來了？』八戒道：『師父，你與沙僧坐着，等老豬去看看來。』那猓子放下釘鈚，整整直綴，擺擺搖搖，充作個斯文氣象，一直的覷面相迎。真個是遠看未實，近看分明。那女子生得——

冰肌藏玉骨，衫領露酥胸。柳眉積翠黛，杏眼閃銀星。月樣容儀俏，天然性格清。體似燕藏柳，聲如鶯囀林。半放海棠籠曉日，纔開芍藥弄春情。

那八戒見他生得俊俏，猓子就動了凡心，忍不住胡言亂語，叫道：『女菩薩，往那裏去？手裡提着是甚麼東西？』分明是個妖怪，他却不能認得。那女子連聲答應道：『長老，我這青磬內是香米飯，綠瓶裏是炒麵筋，特來此處無他故，因還誓願要齋僧。』

八戒聞言，滿心歡喜，急抽身，就跑了個豬顛風，報與三藏道：『師父！吉人自有天相！』師父餓了，教師兄去化齋，那猴子不知那裏摘桃兒耍子去了。桃子吃多了，也有些嘈人，又有些下墜。你看那不是個齋僧的來了？』唐僧不信道：『你這個夯貨胡纏！我們走了這向，好人也不會遇着一個，齋僧的從何而來？』八戒道：『師父，這不到了？』三藏一見，連忙跳起身來，合掌當胸道：『女菩薩，你府上在何處住？是甚人家？有甚願心，來此齋僧？』

分明是個妖精，那長老也不認得。那妖精見唐僧問他來歷，他立地就起個虛情，花言巧語，來賺哄道：『師父，此山叫做蛇回獸怕的白虎嶺。正西下面是我家。我父母在堂，看經好善，廣齋方上，遠近僧人只因無子，求神作福，生了奴奴，欲扳門第，配嫁他人，又恐老來無倚，只得將奴招了一個女婿，養老送終。』三藏聞言道：『女菩薩，你語言差了。聖經云：「父母在不遠遊，遊必有方。」你既有父母在堂，又與你招了女婿，——有願心，教你男子還，便也能，怎麼自家在山行走？又沒個侍兒隨從。這個是不遵婦道了。』

那女子笑吟吟，忙陪俏語道：『師父，我丈夫在山北回裏，帶幾個客子鋤田。這是奴奴素

的午飯，送與那些人吃的。只爲五黃六月，無人使喚，父母又年老，所以親身來送。忽遇三位遠來，却思父母好善，故將此飯齋僧。如不棄嫌，願表片獻。」三藏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我有徒弟摘果子去了，就來，我不敢吃。假如我和尙吃了你飯，你丈夫曉得，罵你，却不罪坐貧僧也？」

那女子見唐僧不肯吃，却又滿面春生道：「師父啊，我父母齋僧，還是小可；我丈夫更是個善人，一生好的是修橋補路，愛老憐貧。但聽見說這飯送與師父吃了，他與我夫妻情上，比尋常更是不同。」三藏也只是不吃。旁邊却惱壞了八戒。那獸子努着嘴，口裏埋怨道：「天下和尙也無數，不曾像我這個老和尙罷軟！現成的飯——三分兒——倒不吃，只等那猴子來做四分纔吃！」他不容分說，一嘴把個確子拱倒，就要動口。

只見那行者自南山頂上，摘了幾個桃子，托着鉢盂，一筋斗，點將回來；睜火眼金睛觀看，認得那女子是個妖精，放下鉢盂，掣鐵棒，當頭就打。說得個長老用手扯住道：「悟空！你走將來打誰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面前這個女子，莫當做個好人；他是個妖精，要來騙你哩。」三藏道：「你這個猴頭，當時倒也有些眼力，今日如何亂道？這女菩薩有此善心，將這飯要齋我等，

你怎麼說他是妖精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，你那裏認得。老孫在水簾洞內做妖魔時，若想人肉吃，便是這等：或變金銀，或變莊臺，或變醉人，或變女色。有那等痴心的，愛上我，我就迷他到洞內，儘意隨心，或蒸或煮受用；吃不了，還要曬乾了防天陰哩！師父，我若來遲，你定入他套子，遭他毒手！」

那唐僧那裏肯信，只說是個好人。行者道：「師父，我知道你了，你見他那等容貌，必然動了凡心。若果有此意，叫八戒伐幾科樹來，沙僧尋些草來，我做木匠，就在這裏搭個窩鋪，你與他圓房成事，我們大家散火，却不是件事業？何必又跋涉，取甚經去？」那長老原是個軟善的人，那裏吃得他這句言語，羞得光頭徹耳通紅。

三藏正在此羞慚，行者又發起性來，掣鐵棒，望妖精劈頭一下。那怪物有些手段，使個「解屍法」，見行者棍子來時，他却抖擻精神，預先走了，把一個假屍首打死在地下。謊得個長老戰戰兢兢，口中作念道：「這猴着然無禮！屢勸不從，無故傷人性命！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莫怪，你且來看看這磽子內是甚東西。」

沙僧攙着長老，近前看時，那裏是甚香米飯，却是一罐子拖尾巴的長蛆；也不是麵筋，却是幾個青蛙，獺蝦蟆，滿地亂跳。長老却有三分兒信了，怎禁猪八戒氣不忿，在旁漏八分兒唆嘴道：『師父，說起這個女子，他是此間農婦，因爲送飯下田，路遇我等，却怎麼栽他是個妖精？哥哥的棍重，走將來，試手打他一下，不期就打殺了，怕你念甚麼緊箍兒咒，故意的使個障眼法兒，變做這等樣東西，演幌你眼，使不念咒哩。』

三藏聞此一言，就是晦氣到了；果然信那猢猻子攛唆，手中捻訣，口裏念咒。行者就叫：『頭疼！頭疼！莫念！莫念！有話便說。』唐僧道：『有甚話說？出家人時時常要方便，念念不離善心，一掃地恐傷螻蟻命，愛惜飛蛾紗罩燈。』你怎麼步步行兇，打死這個無故平人，取將經來何用？你回去罷！』行者道：『師父，你教我回那裏去？』唐僧道：『我不要吃你做徒弟。』行者道：『你不要我做徒弟，只怕你西天路去不成。』唐僧道：『我命在天，該那個妖精蒸了吃，就是煮了，也算不過。終不然，你救得我的大限，你快回去。』行者道：『師父，我回去便也罷了，只是不會報得你的恩哩。』唐僧道：『我與你有甚麼恩？』

那大聖聞言，連忙跪下叩頭道：『老孫因大鬧天宮，致下了傷身之難，被我佛壓在兩界山，幸觀音菩薩與我受了戒行，幸師父救脫吾身；若不與你同上天，顯得我一知恩不報非君子，萬古千秋作罵名。』』

原來這唐僧是個慈憫的聖僧。他見行者哀告，却也回心轉意道：『既如此說，且饒你這一次，再休無禮。如若仍前作惡，這咒語顛倒就念二十遍！』行者道：『三十遍也由你，只是我不打人了。』却纔伏侍唐僧上馬，又將摘來桃子奉上。唐僧在馬上也吃了幾個，權且充饑。

却說那妖精，脫命昇空。原來行者那一棒不曾打殺妖精，妖精出神去了。他在那雲端裏，咬牙切齒，暗恨行者道：『幾年只聞得講他手段，今日果然話不虛傳！那唐僧已是不認得我，將要吃飯。若低頭問一問兒，我就一把撈住，却不是我的人？不期被他走來，弄破我這勾當，又幾乎被他打了一棒。若饒了這個和尚，誠然是勞而無功也。我還下去戲他一戲。』好妖精，按落陰雲，在那前山坡下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老婦人，年滿八旬，手拄着一根彎頭竹杖，一步一

聲的哭着走來。

八戒見了，大驚道：『師父不好了！那媽媽兒來尋人了！』唐僧道：『尋甚人？』八戒道：『師兄打殺的，定是他女兒。這個定是他娘尋將來了。』行者道：『兄弟莫要胡說！那女子十八歲，這老婦有八十歲，怎麼六十多歲還生產斷乎是個假的，等老孫去看來。』好行者，拽開步，走近前，觀看那怪物——

假變一婆婆，兩鬢如冰雪，走路似雲騰，行步虛怯怯，弱體瘦伶仃，臉如枯菜葉，顴骨望上翹，嘴唇往下別。老年不比少年時，滿臉都是荷包摺。

行者認得他是妖精，更不理論，舉棒劈面便打。那怪見棍子起時，依然抖擻，又出化了元神，脫真兒去了；把個假屍首又撇在路旁之下。唐僧一見，驚下馬來，睡在路旁，更無二話，只是把緊箍兒咒顛倒足足念了二十遍。可憐把個行者頭，勒得似個凹腰葫蘆，十分疼痛難忍，滾將來哀告道：『師父莫念了！有甚話說罷！』唐僧道：『有甚話說出家人耳聽善言，不墮地獄。我這般勸化你，你怎麼只是行兇？把平人打死一個，又打死一個，此是何故？』行者道：『他

是妖精。」唐僧道：「這個猴子胡說！就有許多妖怪！你是個無心向善之輩，有意作惡之人，你去罷！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又教我去？回去便也回去了，只是一件不相應。」唐僧道：「你有甚麼不相應處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，他要和你分行李哩。跟着你做了這幾年和尚，不成空着手回去？你把那包袱內的甚麼舊褌衫，破帽子，分兩件與他罷。」

行者聞言，氣得暴跳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尖嘴的夯貨！老孫一向秉教沙門，更無一毫嫉妒之意，貪戀之心，怎麼要分甚麼行李？」唐僧道：「你既不嫉妒貪戀，如何不去？」行者道：「實不瞞師父說，老孫五百年前，居花果山水簾洞大展英雄之際，收降七十二洞邪魔，手下有四萬七千小怪，頭戴的是紫金冠，身穿的是赭黃袍，腰繫的是藍田帶，足踏的是步雲履，手執的是如意金箍棒，着實也曾爲人。自從涅槃罪度削髮，秉正沙門，跟你做了徒弟，把這個「金箍兒」勒在我頭上，若回去，却也難見故鄉人。師父果若不要我，把那個鬆箍兒咒念一念，退下這個箍子，交付與你，套在別人頭上，我就快活相應了。也是跟你一場，莫不成這些人意兒也沒有了？」

唐僧大驚道：『悟空，我當時只是菩薩暗受一卷緊箍兒咒，却沒有甚麼緊箍兒咒。』行者道：『若無緊箍兒咒，你還帶我去走走罷。』長老又沒奈何道：『你且起來，我再饒你這一次，却不可再行兇了。』行者道：『再不敢了，再不敢了。』又伏侍師父上馬，割路前進。

却說那妖精，原來行者第二棍也不會打殺他。那怪物在半空中，誇獎不盡道：『好個猴王，着實有眼！我那般變了去，他也還認得我這些和尚，他去得快，若過此山，西下四十里，就不伏我所管了。若是被別處妖魔撈了去，好道就笑破他人口，使碎自家心。我還下去戲他一戲。』好妖精，按聳陰風，在山坡下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老公公，真個是——

白髮如彭祖，蒼髯賽壽星。耳中鳴玉磬，眼裏幌金星。手拄龍頭拐，身穿鶴氅輕。數珠掐在手，口誦兩無經。

唐僧在馬上見了，心中大喜道：『阿彌陀佛！西方真是福地，那公公路也走不上來，逼法的還念經哩。』八戒道：『師父，你且莫要誇獎，那個是禍的根哩。』唐僧道：『怎麼是禍根？』

八戒道：『師兄打殺他的女兒，又打殺他的婆子，這個正是他的老兒尋將來了。我們若撞在他的懷內時，師父，你便償命，該個死罪；把老豬爲從，問個充軍；沙僧喝令，問個擺站；那師兄使個遁法走了，却不苦了我們三個頂缸？』

行者聽見道：『這個獸根，這等胡說，可不說了師父？等老孫再去看看。』他把棍藏在身邊，走上前，迎着怪物，叫聲：『老官兒，往那裏去？怎麼又走路，又念經？』那妖精錯認了定盤星，把孫大聖也當做個等閑的，遂答道：『長老啊，我老漢祖居此地，一生好善齋僧，看經念佛，命裏無兒，止生得一個小女，招了個女婿，今早送飯下田，想是遭逢虎口。老妻先來找尋，也不見回去，全然不知下落，老漢特來尋看。果然是傷殘他命，也沒奈何，將他骸骨收拾回去，安葬塋中。』

行者笑道：『我是個做嬰虎的祖宗，你怎麼袖子裏籠了個鬼兒來哄我？你瞞不過我，我認得你是個妖精！』那妖精諛得頓口無言。行者掣鐵棒來，自忖思道：『若要不打他，顯得他倒弄個風兒，若要打他，又怕師父念那話兒呪語。』又思量道：『不打殺他，他一時間抄空兒

把師父撻了去，却不又費心勞力去救他？……還打的是就一棍子打殺，師父念起那咒，常言道：「虎毒不吃兒。」憑着我巧言花語，嘴伶舌便，哄他一哄，好道也罷了。」

好大聖，念動呪語，叫當坊土地，本處山神道：「這妖精三番來戲弄我師父，這一番却要打殺他，你與我在半空中作證，不許走了。」衆神聽令，誰敢不從，都在雲端裏照應。那大聖棍起處，打倒妖魔，纔斷絕了靈光。那唐僧在馬上，又說得戰戰兢兢，口不能言。八戒在旁邊又笑道：「好行者！風發了！只行了半日路，倒打死三個人！」

唐僧正要念呪，行者急到馬前，叫道：「師父，莫念！莫念！你且來看看他的模樣。」却是一堆粉骷髏在那裏。唐僧大驚道：「悟空，這個人纔死了，怎麼就化作一堆骷髏？」行者道：「他是個潛靈作怪的僵尸，在此迷人敗本，被我打殺，他就現了本相。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，叫做『白骨夫人。』」唐僧聞說，倒也信了；怎禁那八戒旁邊唆嘴道：「師父，他的手重棍兇，把人打死，只怕你念那話兒，故意變化這個模樣，掩你的眼目哩！」

唐僧果然耳軟，又信了他，隨復念起。行者禁不得疼痛，跪於路旁，只叫「莫念！莫念！有話

快說了罷！唐僧道：『猴頭！還有甚說話！出家人行善，如春園之草，不見其長，日有所增；行惡之人，如磨刀之石，不見其損，日有所虧。你在這荒郊野外，一連打死三人，還是無人檢舉，沒有對頭，倘到城市之中，人煙湊集之所，你拿了那哭喪棒，一時不知好歹，亂打起人來，擲出大禍，教我怎的脫身？你回去罷！』行者道：『師父錯怪了我也。這厮分明是個妖魔，他實有心害你，我倒打死他，替你除了害，你却不認得，反信了那猢猻子讒言冷語，屢次逐我。常言道：『事不過三。』我若不去，真是個下流無恥之徒。我去！我去！——去便去了，只是你手下無人。』唐僧發怒道：『這潑猴越發無禮！看起來，只你是人，那悟能、悟淨，就不是人？』

那大聖一聞此言，——他兩個是人，——止不住傷情悽慘，對唐僧道聲：『苦啊！你那時節，出了長安，有劉伯欽送你上路；到兩界山，救我出來，投拜你爲師，我曾穿古洞，入深林，擒魔捉怪，收八戒，得沙僧，吃盡千辛萬苦；今日昧着惺惺使糊塗，只教我回去。這纔是『烏盡弓藏，兔死狗烹』——罷罷罷！但只是多了那緊箍兒咒。』唐僧道：『我再不念了。』行者道：『這個難說：若到那毒魔苦難處，不得脫身，八戒沙僧救不得你，那時節，想起我來，忍不住又念誦起來，

就是十萬里路，我的頭也是疼的；假如再來見你，不如不作此意。」

唐僧見他言言語語，越發惱怒，滾鞍下馬來，叫沙僧包袱內取出紙筆，即於澗下取水，石上磨墨，寫了一紙貶書，遞與行者道：「猴頭！執此爲照，再不要你做徒弟了！如再與你相見，我就墮了阿鼻地獄！」行者連忙接了貶書道：「師父不消發誓，老孫去罷。」他將書摺了，留在袖內，又軟款對唐僧道：「師父，我也是跟你一場，又蒙菩薩指教，今日半塗而廢，不曾成得功果，你請坐，受我一拜，我也去得放心。」唐僧轉回身下拜道：「我是個好和尚，不受你歹人的禮！」大聖見他不睬，又使個身外法，把腦後毫毛拔了三根，吹口仙氣，叫「變！」即變了三個行者，連本身四個，四面圍住師父下拜。那長老左右躲不脫，好道也受了一拜。

大聖跳起來，把身一抖，收上毫毛，却又吩咐沙僧道：「賢弟，你是個好人，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話言語，途中更要仔細。倘一時有妖精拿住師父，你就說老孫是他大徒弟。西方毛怪，聞我的手段，不敢傷我師父。」唐僧道：「我是個好和尚，不題你這歹人的名字。你回去罷。」那大聖見長老三番兩覆，不肯轉意回心，沒奈何纔去。你看他——